



贏家的訣竅：不按牌理出牌（漫畫）鄭辛遙



為美食增色的不光是江南水鄉的湖光山色，還有蘇州別具一格的交通工具：舟船。白居易開掘山塘河之後，不僅蘇州的水陸交通變得大為便利，民衆的休閒娛樂也提高了一個檔次。因揚那沙氏變造得名的寬敞精緻的「沙飛船」，專為本地人和外來商人提供宴飲服務，船家設廚房，憑客點菜，大的可容三席，小的可容兩席。可見至今馳名的蘇錫「船菜」在那時已成型了。

蘇州每年四月開始「試燈」，到秋天「木樨市」「落燈」。除了賽燈以外，燈船主要提供了一個遊樂吃喝的場所。作者的這一段描寫十分動人：「良辰令節，狎侶招游，謂之下虎丘。必先小泊東溪。日晡，與諸色遊船齊放中流，篙櫓相應，迴環水中，俗呼「水嚮頭」。少選，紅燈一道，聯尾出樹酌橋，迤邐至野芳濱，亦必盤旋數匝，謂之「打招」，與月輝波光相激射。傳餐有聲，賭餉無算，茉莉茱蘭，濃香入鼻，能令觀者醉心。予時駕小艇，盡滅燈火，往來其間，或匿身高閣與樹林深處，遠而望之，不啻近斗、牛而觀列宿也。」這一幕，不但集燈船、划艇、酒令、餐飲等各種休閒遊戲於一體，而且提供了「你在船上看風景，看風景的在船上看你」的額外娛樂，格外令人心馳神往。

除了美食、遊樂以外，各種手工作坊林林總總，也體現了清代蘇州人生活的精緻和閒適。如，虎丘專門開有席草行：「環山居民多種席草，織席為業，四方稱虎鬚席，極為工致，他處所不及也」。竹器業則號稱「凡几榻、桌椅、廚杓及小兒坐車、搖床、木欄、熏籠、桌面，俱輕便可愛」。花樹店「自桐橋迤西，凡十有餘家。皆有園圃數畝，為養花之地，謂之園場」，種植花草的人稱為「花園子」，以接萼、寄枝、剪縛、扦插為能。

說到扇子店，山塘數十家扇肆中的扇業「多販於粵東之客」，他們在山塘橋東建有岡州會館，俗稱「扇子會館」，所產團扇有綢有羅，「淡描濃繡，多行於他省及居民新嫁女郎送夏之用」，扇柄以影漆及紫綠色雕刻書畫、中嵌泥金者為上。其餘還有生產和銷售琉璃燈、線帶、自走洋人、絹人、像生絨花、棕櫚蠅拂作、竹刻、年畫、牙籌、「塑真」泥人、影戲洋畫，以及各種玩具的店鋪。七里山塘，是遊樂場也是銷金窟。

這樣色犬馬、風情萬種的蘇州，連出家人都難以脫俗離世，彷彿都陶醉於這十丈軟紅之中。顧祿說蘇州虎丘仰蘇樓、靜月軒的花露「多釋氏制實，馳名四遠」。這些以錫瓶裝的飲露，分門別類，對症而飲，多達四十餘種，口味包括茉莉、木樨、海棠、木香等等。先不論藥效如何，開瓶芳冽，入口甜美。為廟宇禪林創收之外，僧侶們尚能在供養色香世界的過程中參悟空寂麼？（下）

另一種「馬太效應」

壞運氣總是跟着壞運氣，好運氣總是跟着好運氣。有位彩民中了五百萬元大獎，他說中獎很偶然。他是一家工廠的操作工，上午接到兒子班主任的電話，說兒子高考前摸底考試，得了年級第一。他很高興。下午剛好工廠派他去鎮上辦事，路過彩票店，就花了十元錢買了五注彩票，卻沒想到中了大獎。他說如果沒有兒子考了第一的好消息，他就不可能去買那張彩票。還有一個故事，有位女子因為與丈夫感情不和，走上訴訟程序，主機會開庭，因為財產分配問題無法判決。她是一家外企的主辦會計，但連續幾次出現較大的工作差錯，董事長一怒之下，解除了與她的合約。婚姻觸礁，工作失利，讓她借酒消愁。一次酒後，她堅持駕車回家，半路上撞倒一位騎電瓶車的環衛工人，導致她前腿粉碎性骨折。她因為醉駕被刑拘，而且面臨環衛工人發起的民事賠償。

她被判入獄三個月。本來在獄中這三個月足以讓她警醒，應該如何好好處理自己生活中的事。三個月後，她出獄了，神情枯槁，萎靡不振。她回家的那一天，天上下着大雨，她說要去超市採購一些生活用品，她的媽媽不放心，讓她兩小點再去，她不肯，堅持要去超市。

而且她忘了自己的駕照已被吊銷，是不能駕車的。但她仍然去車庫取了車。出了小區是一條深水江，不知怎麼回事，她開着車出了小區門，剛好有一輛大卡車急馳而來，她似乎想躲避一下，但車子卻突然加速，先是撞了一輛私家車，然後飛進了深水江。也就一兩分鐘的時間，整輛車子就被水淹沒了。等救援人員趕到，人早已無力回天。

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故事，好像這樣的故事就活生生地發生在你身邊。好運氣總是跟着好運氣，壞運氣總是伴隨着壞運氣。

這不是什麼宿命論，如果反觀這兩個故事，就可以告訴我們，你要擁抱好運氣，拒絕壞運氣，事實上皆在人為。換言之，如果你遭遇了壞運氣，就要冷靜頭腦，分析「壞運氣」從何而來？如何止損，又如何轉換？如果放任自流，任其發展，那就成了另一種「馬太效應」，壞運氣會帶來更多的壞運氣。

孰料，在他去世的前一年，他與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蘆荻老師討論國古代詩詞時，居然提出了這樣一個想法：將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詩詞好好梳理一番，從中挑選若干精品，彙成一冊，給大學裡的學生們講一講，該多好啊！相傳老人家甚至還想重返課堂，再捧一次粉筆生涯呢。興許此時此刻，他想起了自己五十多年前在第一師範擔任國文教員的往事：面對絲毫不能當今大學生的羊芊學子，他在課堂上，用濃濃的湘音，激情地朗誦屈原的「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」，杜甫的「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」乃至譚嗣同的「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乾坤」，隨之和同學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。妙高峰上的風聲，湘江河裡的濤聲，譚之先生及其學生們的話聲，有機地交織在一起，儼如一陣陣狂飆，不停地湧向長城內外，湧向世界各地……

「個性化學習」、「自主式學習」是完全相融合的。惜乎，老人家的粉筆生涯到一九四〇年代初期便畫上了一個句號。毋庸置疑，毛澤東的這種教學理念與時下提倡的「個性化學習」、「自主式學習」是完全相融合的。一個句號。老人家的粉筆生涯到一九四〇年代初期便畫上了一個句號。

在春秋時的魯國，有一天，對周代文化的日益失去而心急如焚的孔子向弟子們說，「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為禮，禮必壞；三年不為樂，樂必崩。」意思是說，周代封建制度的規章制度遭到極大的破壞，社會制度和文化秩序遭遇重大變局，亟需內聖外王之人加以改進。說這番話時，周代正面臨着政治經濟的重大變革。他的弟子們自然和老師一樣着急，四處呼籲人們對禮崩樂壞現狀的修復，要「克己復禮」，並將孔子的話寫進《論語·陽貨》，廣泛宣傳。「復禮」是不可能的，歷史往前走，怎麼可能因為這些既往的「禮樂」而裹足不前。社會的發展，只能是批判下的文化繼承，以防止發展下的文化斷裂。清代大學者章炳麟在《與簡竹居書》中說，「中唐以來，禮崩樂壞，狂放有作，自己制則，而事不稽古。」看來，歷朝歷代都會面臨

文化

的破壞，社會制度和文化秩序遭遇重大變局，亟需內聖外王之人加以改進。說這番話時，周代正面臨着政治經濟的重大變革。他的弟子們自然和老師一樣着急，四處呼籲人們對禮崩樂壞現狀的修復，要「克己復禮」，並將孔子的話寫進《論語·陽貨》，廣泛宣傳。「復禮」是不可能的，歷史往前走，怎麼可能因為這些既往的「禮樂」而裹足不前。社會的發展，只能是批判下的文化繼承，以防止發展下的文化斷裂。清代大學者章炳麟在《與簡竹居書》中說，「中唐以來，禮崩樂壞，狂放有作，自己制則，而事不稽古。」看來，歷朝歷代都會面臨



人類努力嘗試揭曉文化DNA密碼

着同樣的問題。好在總會有人站出來振臂一呼，所以，中國的傳統文化才得以代代相傳。

傳統文化不同於科技，前者具有不可變性，譬如中秋節，不能因為人們通過科技知道月球上並沒有嫦娥和吳剛，便對中秋賞月了無興趣，甚至取消這個節日。因此，這些既有的文化現象總是歷久遠而彌新。而科技的革命，可以不斷地用新技術徹底地替代舊技術，如同現在的人們在不斷地更換手機一樣。傳統文化總是一脈相承，周代的禮崩樂壞，只是孔子對復古的一種急切願望。從歷史的長河看，孔子所倡導的三綱五常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等哲理一直被後人奉為主臬，中國古代建築千百年來得到一定的保護，大量的民俗一直也得到很好的保持。中國從《詩經》以來所有的詩詞、散文被歷代讀書人所背誦。只是因為「文革」，才使傳統的經典文化遭到破壞。改革開放後，西風東漸，人

中秋時節，我們這座城市的空中，到處充滿了一股幽香。它是淡淡的，幽幽的。這香像飄渺的游絲，像天外的樂音，似有似無，若即若離。仔細辨別，噢！這是桂花的氣息。不經意之間，桂花開了，這真讓人高興。

桂花是木犀科常綠灌木或喬木，是集觀賞、藥用、食用諸多特性為一體的名貴花木。桂花亦叫木犀、丹桂、岩桂，九里香。它的品種很多，通常有金桂、銀桂、丹桂和四季桂四種。每到中秋時節，百花謝幕，菊花未展，它卻「春」意正濃，遍地飄香。它用生命釀造了一個清香的秋天，它用激情演繹了一個詩意的生

之緣。畫作擺放在店鋪最顯著的位置，並向客人大力推薦。從此之後，齊白石先生的名聲日漸提高，他也和榮寶齋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琉璃廠有「民間故宮」之稱，徜徉之中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數百家店鋪如仔細看，幾天也逛不完，除榮寶齋，還有以鎮古齋和翦珍齋為代表的金石陶瓷，以及薰園和一得齋為代表的文房四寶……當然更熱鬧的應該是每年春節的廠甸廟會，可以看到北京傳統的花會、老天橋絕活表演，琳琅滿目的書籍古玩、字畫、文字。五彩繽紛的京城大風雪，當然也有飄着香味的各種北京小吃……

五十四歲時來到北京的齊白石，作品還沒有什麼名氣，處處相當困難。經人介紹，齊白石把畫拿到了榮寶齋，榮寶齋慧眼識珠，把齊白石的畫作擺放在店鋪最顯著的位置，並向客人大力推薦。從此之後，齊白石先生的名聲日漸提高，他也和榮寶齋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琉璃廠有「民間故宮」之稱，徜徉之中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數百家店鋪如仔細看，幾天也逛不完，除榮寶齋，還有以鎮古齋和翦珍齋為代表的金石陶瓷，以及薰園和一得齋為代表的文房四寶……當然更熱鬧的應該是每年春節的廠甸廟會，可以看到北京傳統的花會、老天橋絕活表演，琳

毛澤東的教師情結

種教學方法仍然津津樂道。七十七歲那年，他會毫不隱晦地稱：現在課堂上講課的方法我不贊成。你老師寫了講義，發給學生自己看嘛。學生看不懂，再去問老師。如果學生出一百個題目，老師能夠答出五十個就很不錯了。剩下五十個怎麼辦？老師可以說：我不懂，跟你們一樣。然後老師學生一起研究，這多好啊！學生上課打瞌睡，甚至逃課，有時候都是情理中的事。「與其正正經經坐在那裡，又聽不進去，還不如保養精神的好。」

直到晚年，毛澤東對自己的這種教學方法仍然津津樂道。七十七歲那年，他會毫不隱晦地稱：現在課堂上講課的方法我不贊成。你老師寫了講義，發給學生自己看嘛。學生看不懂，再去問老師。如果學生出一百個題目，老師能夠答出五十個就很不錯了。剩下五十個怎麼辦？老師可以說：我不懂，跟你們一樣。然後老師學生一起研究，這多好啊！學生上課打瞌睡，甚至逃課，有時候都是情理中的事。「與其正正經經坐在那裡，又聽不進去，還不如保養精神的好。」

們食洋不化，將傳統的東西刻上落後的烙印，加以邊緣化。隨着科技的加速發展，人們彷彿生活在一輛高速列車上，風馳電掣，對傳統的東西漸漸疏遠。這才出現了乾脆連學生的課本中都將古典精品內容不斷地刪除，換上一些所謂和國際接轨的文化。一些網絡的詞語不斷地進入古老而優美的漢字之中，城市將祖上留下來的古建統統扒去，代之以越來越高的大樓。即便是修繕或復建一些古建，只是作為一種無關痛癢的點綴，如同一件西裝上的小小修飾。我們的民族傳統文化在不斷地式微。習近平在談到現在的教材中古詩詞和古散文在日見減少時說到，這是一種「去中國化」現象。有人對號入座，誰是「去中國化」者，其實沒必要，我們中的每個人都在有意或無意地做着「去中國化」的事情。

歐洲對傳統文化的保護讓我們汗顏，十七、十八世紀的古典建築至今還是他們街市的主體風格，這在我們是難以想像的。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，卻每天鑽進如城堡般的建築裡生活，興趣盎然，文明



人類努力嘗試揭曉文化DNA密碼

就是如此地被他們執著地保存了下來。即使是一些建築將要倒塌，可以將後面的牆體拆除，但沿街的古典牆面必須毫髮無損。他們不認為這些中世紀的建築比現在人所建的東西差，他們的先人在選定城市的建築風格時，一定考慮得十分全面，作為後人沒有推翻的理由。這是一種文化的永久傳承，不論外部發生如何變化，我只堅持自己祖先的選擇。這就是鄉愁，這些建築上的風雨駭餽就是一代代人的生活年輪和軌跡，他們有這個自信。而在我們的城市裡，卻少有這樣的自信，甚至，我們並不太相信先人的聰明程度，不惜毀掉一代代積累起來的文化，去迎合某種所謂時尚的口味。孔子大嘆「禮崩樂壞」，是對當時社會的一個匡正和提醒，後來的歷朝都不缺這樣的人物，他們像是一個鏈條，拉動着社會的車輪有序地前行。現在的鏈條像是發生了什麼毛病，有人要剪斷這根連接古今的鏈條。一次，

活。

桂花的樹形，姿態優美，修短合度。它不蔓不枝，不瘋也不野。它不像泡桐長得漫漫散散，沒有節制；也不像法青，過於拘束，少有靈氣。桂花的秉性不像牡丹那樣高貴，遠離生活，給人一種距離之感；也不像矮牽牛太濃太艷，有失莊重，有失城府。桂花的花朵雖小，卻是簇擁的，展現着一種激情和力量。它的香型淡雅，隨和，濃淡得度，恰到好处。它的香不像廣玉蘭，平淡如水，難以捕捉；也不像晚飯花，濃烈地發沖，讓人發暈。總之它的香很親切，很自然，很具生活氣息，很具親和之力。

其實世間的植物跟人一樣，也有其個性，也有其品行與操守。桂花給人的感覺是立足現實，腳踏實地，安守本分，不事張揚。它不做

漫步琉璃廠

的魯迅，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居京期間來琉璃廠四百八十多次，（即琉璃廠）托本立堂記中寫有「一年後赴留黎歐（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訂書，又到榮寶齋買筆）。而鄭振鐸對榮寶齋的箋紙（也叫詩箋、信箋，印有淺淡、精美圖飾）愛不釋手，在這裡，他找到了齊白石先生的花果、林琴南的山水畫、吳待秋的花梅畫。一九三三年《北軍詩箋》委託榮寶齋出版，第二年又委託榮寶齋翻印了明代的《十竹齋箋譜》。

被譽為「書畫家之家」的朋友。與榮寶齋有緣的著名書畫家就有齊白石、黃賓虹、張大千、徐悲鴻等，當年的魯迅先生和鄭振鐸合編《北平漫遊記》，與琉璃廠和榮寶齋結下了不解之緣，酷愛傳統藝術了。榮寶齋設立了「帖套作」機構，為後來的木版印刷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，其木版水印畫，在國內外享有盛譽。

「榮寶齋」在多年的誠信經營，與京城衆多的名家、書畫家成了朋友。與榮寶齋有緣的著名書畫家就有齊白石、黃賓虹、張大千、徐悲鴻等，當年的魯迅先生和鄭振鐸合編《北平漫遊記》，與琉璃廠和榮寶齋結下了不解之緣，酷愛傳統藝術了。榮寶齋設立了「帖套作」機構，為後來的木版印刷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，其木版水印畫，在國內外享有盛譽。

一九七〇年，毛澤東向美國人斯諾說：有人稱我是統帥、領袖、舵手、導師。一個人哪有多少大的本事？我只認可「導師」一說，因為我確實實站過講台，有多麼少吃過一些粉筆灰。一九一八年，毛澤東剛剛從第一師範畢業，便被聘為一師附小主事即校長，旋即又被破格聘為一師本部兼職國文教員。從那以後，他還先後創辦或參入創辦過湖南自修大學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、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、抗日軍政大學、魯迅藝術學院，並親自擔任其中的教學。如他在抗日軍政大學前後講過《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》、《論持久戰》、《辯證唯物論》即《實踐論》和《矛盾論》等課程。

毛澤東講課有三個特色。一曰注重課前準備。如講《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》、《辯證唯物論》等課時，他總是於每次講課的前一天夜裡，在紅口密洞附近的大樹前掛上馬燈，請來學員了解情況。有時則利用課間休息和學員閒談，了解他們來延安以前在各地的信息，同時也徵求大家對他講課的意見。這種做法，用今天的話來評價，無疑是一種「備學生」的方法。二曰注重講授技巧。毛澤東講課，總是神采奕奕，聲情並茂，以生動的比例、形象的語言，大量的事實進行深入淺出的分析。每達講到精彩處，往往一手叉腰，一手不停地揮動。這種恰到好處的身勢語給學員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。課後，學員們情不自禁地說：聽毛主席講課真是一種美的享受。他說的每一句話，都印在了我們的心坎裡。

人們總是抱怨韓國在爭搶本應屬於我們的一些傳統節日文化，民間不能接受，學者們更是引經據典得出結論，這些傳統節日和風俗民情都是我們的祖先所為。起初，我也是對其做法有些不屑，可冷靜下來想，這些產自於我們的節慶形式，至今還保存有多少。除了法定假日的外殼之外，有多少活動的內容還被延續。如我等已是接近知天命的人，都對保持那些傳統的過節形式了無興趣，我們的兒孫輩們還有幾人去關注這些文化形式，更多地只是需要節日的名頭，讓自己放鬆而已。豈不知，國家放這些假的初衷，是要人們去很好地演繹節日中所包含的豐富內容。而在韓國，他們更注重對節慶文化的挖掘與傳承。去日本的沖繩，人們的生活習性時時讓我幻化出我國唐代以降的文化習俗景象。

回到古詩文的話題。而今天的中學課本裡，對古詩詞和古典散文的收入量越來越少。文化需要引導，一些「去中國化」者總是對課本裡有限的古典文化看不舒服，這些文化經典真的已經過時了嗎，明眼人一看就笑了，我們今天的詩文有多少能在其右。在我看來，這些古典的東西，正如同古老的建築和民俗一樣，十分優秀。英國的十四行詩固然好，但中國的古詩更有韻味。很難想像，當中國的語文教學裡沒有了這些精練且具有東方人審美情趣的文字，喋喋不休的文化保護還會剩下什麼，結果就是對本土文化的徹底淡化和遺忘。一個沒有自己文化之根的國度，其危險不言而喻。有人總是將美國的文明作為自己的參照系，當初，從英國渡過海去的一幫窮小子，他們到了美國，只是面對着一片荒蕪的土地，這裡自然沒有屬於自己的建築和歷史，後來他們通過戰爭發跡，只能靠那些高樓來表明自己的文明，所以他們沒有傳統的建築可保護，就像是一個暴發戶的家裡並不會有古玩一樣可以把玩。但並非不想保護，當有了屬於自己的感恩節，他們總是會過得非常地傳統，富有情趣。

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絕對不是一對仇人，它們之間具有着一個國度同樣DNA的文化色系，他們應是祖輩和晚輩的關係。現代文明裡如果沒有了屬於本國的傳統文明，便失去了魅力。當你對自己的文化沒有自信時，別指望別人會尊重你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話雖對，但更應是，民族的才是可以自豪的。放下自己的文化而對別人的文化頂禮膜拜，你的軀體將何處附着。孔子不是唐吉訶德，他提出要恢復禮數，所要維護的禮和樂在今天的人們看來，也許有過時的成分，但他的很多論述至今一點也不過時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仁義禮智信，這些都是中國傳統的美德。而今，我們像是在如同拋棄廢舊的物件一樣在丟棄這些文明，人們思想的下滑速度驚人，那些整日裡想着「去中國化」的人是該認真地反思的。

作，不拿大；也不低眉順眼，卑躬屈膝；它不標榜清高，故作姿態；也不搔首弄姿，迎合世俗。它不用看誰的脸色，聽誰的號令，只是按照自己的意願，自由地、自在地、隨份地生活着。它向世人展現着一種獨立自主的「樹」品和「樹」格，這種品格令人敬佩和景仰。

由於歷史承傳，加之人文因素，我們這座城市遍植樹木。不必說公園、廣場、就連工廠、農村、校園、宅區、路旁，到處都有其蓬勃的身影。它長得一行行的，一排排的，頗成氣勢，頗成規模。桂花盛開的時節，走在鬧市，漫步鄉間，徜徉公園，到處都是它清雅的氣息。它的香是氤氳瀟散的，是撲面而來的。它恬靜而不失熱烈，優雅而不失奔放。這香令人暢快，令人愉悅，令人思緒飛揚，詩情勃發。

海 諾

琉璃廠是北京聞名的有着幾百年歷史的文化街。位於宣武區和平門，元明時這裡曾經建有琉璃窯廠，故有「玻璃廠」之稱。由於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，一時間文人、名流薈萃，再加上各地來京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大多集中在這一帶。書店、古玩、字畫店、墨墨紙紙用品店逐漸多了起來。重新修整的琉璃廠，街道兩旁的店堂青磚灰瓦，磚雕彩繪古色古香，大名鼎鼎的榮寶齋以及還雅齋、寶古齋、慶雲堂等依次排開。而那些超級名家名士為這些店鋪題寫的匾額，讓你目不暇接，欣賞之餘，彷彿走進中國名家書畫苑，粗略看了一下，這些題寫牌匾的名家有何紹基、陸潤庠、康有為、華世奎、翁同龢、梁啟超、沈尹默等，你可以看到翁同龢題寫的「寶古齋」，寶熙題寫的「觀古齋」、徐世昌題寫的「靜文齋」等等。遊琉璃廠肯定要去西街上的「榮寶齋」，這座遠今為止已有一百三百年歷史的老字號，現在是一座古色古香、雕樑畫棟的高大仿古建筑，榮寶齋的創辦人是一位張姓的浙江人，最初是在北京做官的俸銀開辦了一家小型新紙店，經營的範圍主要有書畫用紙、筆、墨、硯台等文房用具，狀元陸潤庠題寫了「榮寶齋」的店名。

榮寶齋設立的「帖套作」機構，為後來的木版印刷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，其木版水印畫，在國內外享有盛譽。